



时光缝补不了的伤

石 琳

清明,这个被哀伤浸透的日子,如一场躲不开的宿约,裹挟着无尽的哀伤,如期而至。乘坐高铁返回老家途中,窗外,苍穹宛若被浓稠的悲戚晕染,细密的雨丝仿若扯不断的愁绪,悠悠洒落。

列车在轨道上疾驰,我把额头抵在窗上,失神地望向窗外摇曳的野草,思绪不由自主飘到了远方,那些摇曳的野草渐渐幻化成了医院里冰冷的输液架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,母亲在病榻上苍白的面容、疲惫的眼神浮现眼前。我一直都伪装得很坚强,故作轻松地骗她:“妈,再坚持坚持,医生说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出院后得忌口,可不能再吃甜食了。”母亲艰难地点点头,她总说渴,但医生嘱咐不能多喝水,只能用吸管浅尝辄止。我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,却不知母亲早已心中有数,只是为了不让我担心,从未喊过一声痛。那些透析后的深夜,被病痛啃噬骨头的她,究竟是如何熬过的?

接母亲回家的那天,她因疼痛想摘掉渗血的氧气管,我仍骗她:“医生说不能摘,过两天康复就能摘了。”或许母亲已预感到大限将至,为了不让我难过,还是轻轻点头,忍痛坚持,直至生命尽头,都没再碰过氧气管。

夜深了,列车穿越一个又一个隧道,母亲苍白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,似乎要把最后的温暖融入我未来的岁月。雨滴顺着窗玻璃滑下,仿佛一只蜗牛缓缓爬行,每一步都似在丈量着母爱的深度。随着铁轨的节奏,回忆仿佛一位说书老先生,在我的耳畔不疾不徐地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。

年幼时,夏日的夜晚,母亲总会手持一把陈旧的蒲扇坐在床边,一边挥动蒲扇,一边轻轻哼唱着童谣,蚊虫和炎

热被驱赶得远远的,我在母亲的守护下酣然入睡,梦里尽是五彩斑斓的美好。

年少时,我身体孱弱,常喝中药,母亲知道我怕苦,每次喝完药,都会及时递来甜甜的糖。那是我小时候最爱的糖,它不是普通糖果的块状,而是如糖浆般黏稠的液体,那滋味仿若一勺春日花蜜,香甜在唇齿间悠悠回荡,所有的苦涩瞬间消失殆尽。如今已经很多年未曾见过了。

学生时代,每一个挑灯夜读的夜晚,母亲总会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,默默地将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放在我的桌角,奶香瞬间弥漫整个房间,亦弥漫在我的心头。母亲用鼓励与疼爱的目光注视着我,那目光如同一束明亮的光,驱散了我心中的迷茫与疲惫,赋予我勇往直前的力量。

长大后,生活的琐碎与压力接踵而至。每当我遇到挫折时,母亲总会用质朴却充满力量的话语为我排忧解难。她的怀抱,是这纷繁世界中最安全的避风港,无论外面的风雨多么猛烈,只要投入母亲的怀抱,我便能重拾勇气,再次启程。

列车依旧在黑夜中穿梭着,车厢里静谧无声,时间仿佛都已凝固。我的目光透过车窗,在无尽的黑暗中似乎窥见野草正攀着母亲的坟墓肆意生长,整座坟墓化作一张巨大的CT底片:松针恰似造影剂绘制的血管,布谷鸟的啼叫宛如光标,正在扫描我胸腔里那颗遗传自她的心脏。扫描结果无情地呈现: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,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,如同一道道刻在心底的伤痕,在这寂静的夜晚被无限放大,刺痛着我的灵魂。

终于到家了。空气中似乎有母亲的味道。

依着记忆中母亲的模样,精心做

了绿色的菜面。我提着饭盒,拐进潮湿的田埂。许是我跟跣的脚步声,惊扰了路旁的蒲公英,它们轻轻晃动着身躯,小心翼翼地为我让出一条通往母亲坟旁的小径。路边野草上的露珠,顺着叶脉缓缓滑向泥土,像母亲临终时,从眼角滑落、隐没于鬓间的泪。

轻躬供上亲手做的菜面,刹那间,菜面的浓绿仿佛漫过坟前的石砖,恍惚中看见母亲在那熟悉的厨房里,弯着腰,将翠绿的菠菜汁一点点揉进雪白的面团。在母亲的巧手下,案板上的面团渐渐变得葱郁,恰似四月飘飞的柳絮。供盘里菜面蒸腾的雾气渐渐润湿了我的眼眶……

端来火盆,将锡箔叠的元宝、纸钱放入火盆点燃,青烟袅袅,缓缓浮现母亲在灯下为我缝制着衣裳。小时候的衣裳,都是母亲为我们亲手缝制的。母亲做的衣裳,不仅样式好看,穿在身上更是温暖又舒适。母亲为我织的毛衣,常被同学家长借去模仿,甚至有家长恳请母亲帮她们的孩子也织一件,母亲也总是微笑着应允。就连我表演节目的演出服,也出自母亲之手。再复杂的款式,母亲都能完美复刻,比买来的衣服更合身、更漂亮。家里所有的拖鞋,都是母亲用拆掉旧毛衣的线钩的。那些过时的毛衣,在母亲的巧手下,成了一双双精美别致的拖鞋。那年我的诗歌作品《故乡》获奖,颁奖晚会需上台朗诵,母亲连夜为我缝制了一件淡雅的旗袍,那晚的旗袍成了瞩目的焦点。只可惜后来去西安粗心落在出租车上,弄丢了……火苗舔舐着纸灰,“金元宝”在余烬中闪烁,像极了她为我缝制衣裳时,精心绣出的一朵朵绽放的花儿,每一个针脚上都飘着棉絮的香气,还有母亲疼爱的味道。天空抛洒着细细密密的水珠,水

光漫过新坟旧冢,坟前的泥土都泛起浓浓的釉色,那是母爱的颜色吧。我如一尊凝固的雕塑,跪在母亲坟前,坟前石砖上摆放的照片,依旧定格着母亲那温暖熟悉的笑容,那是她留给我最珍贵的回忆。可如今,这笑容只能隔着冰冷的相框传递温度,我再也无法真切地依偎在她身旁,感受她掌心的温度,聆听她亲昵地呼唤我的名字。我的指尖颤抖着,轻轻触碰那冰凉的相框,泪水砸落在坟前的泥土里,洒出一滩深色的印记,恰似我此刻千疮百孔的心。周遭的喧嚣与生机都成了模糊背景,唯有满心悲恸如汹涌的浪潮,将我彻底吞没。

风悄悄掠过,牵扯着我手腕间褪色的红绳。母亲曾说,红色能驱走一切煞气。这红绳上的结像极了母亲生前咳出的最后一滴血珠,悬在我的心头,凝结成了晶莹的思念。我咀嚼着时空褶皱里的记忆,每个记忆里都有一个思念的触手,封印着母亲的身影:她腌芥菜时,刀在案板上划过的光影;她熬粥时,冬夜小米在锅中翻滚的金光;她拆旧毛衣时,毛线在暮色中穿梭的弧线;她梳头时,梳子卡住白发迸出的静电火星,以及最后那次透析时,她的瞳孔逐渐扩散成浩瀚银河……

我将供盘里的菜面轻轻抖落进燃烧的锡箔纸堆中,火光刺痛瞳孔的刹那,锡箔元宝在青烟中渐渐蜷成灰烬。我忽然明白,死亡不过是春山埋下的一粒种子,而所有的思念,都是破土而出的永昼。

纸灰随着晚风飘散,化作点点星子。离开时,我似乎听见泥土深处,传来缝纫机的蹂躏声。或许,当槐花缀满枝头时,那些雪白的芬芳里定藏着母亲未用完的丝线,为春风量体裁衣,为她疼爱的儿女们,缝制最美的人间春色。

春日寻蒿

高 晨

初春的清晨还带着些许寒意,姥姥便叫我跟她去地里走一趟,她说:“现在正是挖白蒿的好时候,这时候的白蒿最嫩,过了五一就老了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翻找出尘封已久的竹篮,竹篮上还沾有去年采摘时的泥土,散发着淡淡的草木香。我们出发沿着乡间的小路往地里走去,紧紧跟随着姥姥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采摘细节。

路边的野草刚刚冒出新芽,零星点缀着几朵早早开放的蒲公英,姥姥走在前面,不时停下来辨认路边的植物。“这是荠菜,这是蒲公英。看,那就是白蒿。”白蒿的叶片呈羽状分裂,背面有灰白色的绒毛,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。它们矮矮地匍匐在地面上,叶片上覆盖着细密的绒毛,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,“就是这里了。”姥姥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
采摘白蒿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技巧,姥姥教我掐最嫩的顶芽,手指要轻,不能伤到根部。“这样它还能继续长,过几天我们还能来摘。”她说这话时,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没过多久竹篮渐渐满了,空气中弥漫着白蒿特有的清香,姥姥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尘土,说:“够做一顿白蒿宴了。”

回到家,姥姥就钻进厨房开始忙活起来,她将白蒿仔细地洗干净,和上面糊放在锅里一蒸,渐渐飘出的香气还有股淡淡的草药香。姥姥还特意留了一些白蒿,准备晒干后泡茶喝,她说:“白蒿茶可以清热解毒,是春天最好的饮品。”午后,我坐在院子里看姥姥晾晒白蒿,阳光透过竹筛的缝隙,在白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我突然明白了,姥姥为什么每年春天都要来采白蒿。这不仅是为了品尝时令美味,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,对自然的亲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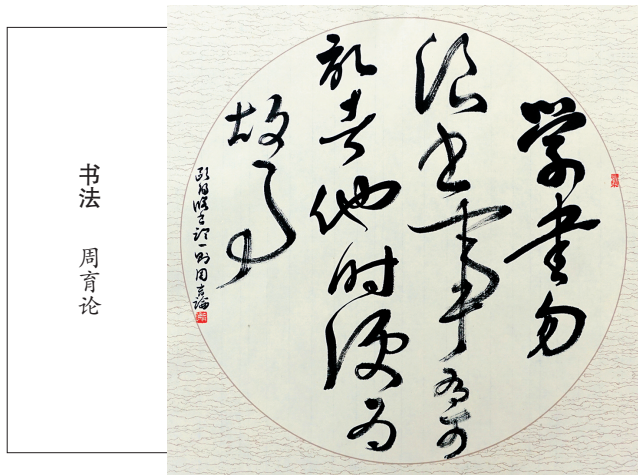
当白蒿蒸面端上餐桌时,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,绵软,白蒿的清香在口中绽放,又抿了一口去年晒好的白蒿茶,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喝进了肚子里,姥姥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笑着说:“慢点吃,别烫着。”这一刻,我尝到了春天的味道,也尝到了姥姥的温暖。

如今,每当我看到白蒿,就会想起和姥姥一起采摘白蒿的春日。白蒿不仅是一种野菜,更承载着我对故乡的记忆、对姥姥的思念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能够静下心来采摘一次白蒿,品尝春天的味道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

甘州曲·寒霾吟

春 草

北风横。尘障蔽,雾迷蒙。作春惟鸟恶悲鸣。看雨露澄澄。万境里,丰硕当勤耕。



书法 周育伦

清明节景像

段孝文

清明,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,是祭祖扫墓,表达对祖先的哀思和缅怀。

你看,街道两旁、十字路口、市场摊位,到处摆放着扫墓用的物品,购买的人你来我往,认真挑选,成为独特的风景。每到清明前,家人们坐在一块商量清明扫墓之事。怎么回、谁回去、谁不回去,回去带什么物品,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路远点的提前几天回,路近的当天回去。不论是风和日丽还是蒙蒙细雨,都无法阻挡游子回家的步伐。他们有的开私家车,有的去车站赶趟,显得十分忙碌。一路上,车子里滚动播放着《回家》,踏着音乐的节拍,心情有激动、有喜悦,但更多的是伤感与回忆。

走进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,看到破旧的老屋、长满荒草的院落,土墙斑驳,枯树静立,见不到逝去的双亲,爸妈亲切的呼唤声仿佛又回响在耳边,一股辛酸涌上心头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走在去墓地的路上,有的“单枪匹马”,有的成群结队,手里提着篮子,里边装着凉面、香纸、冥币、白酒、水果等,一路上有说有笑。有人说扫墓风俗的,有高谈阔论讲国内外形势的,有谈奇闻怪事的,孩子们跟着大人嬉戏,好不热闹。到墓地后,不论是大人孩子,都敬重地跪在墓前,大人点纸烧香,直到烧成灰烬,人们恭敬地磕个头、作个揖,再去下一个墓地。

扫墓成为思念亲人的最好方式。一次,我目睹了一个在外工作多年的老者,长跪在父母坟前,哭喊得撕心裂肺,一声爸一声妈地叫着,那场景真是刺痛人心。我也不由得泪流满面,想起了自己的父母。

扫墓人奔走田间成为常态。从村南到村北,从村东到村西,上坡坡、走小路、翻沟沟,成为必经之道。每个家庭或大点的家族,为扫墓来回至少得跑十几里路程,也无怨言。

墓扫完了,人多且关系处得好的家族,则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牵头,招呼侄儿子弟,直奔街道或镇上的饭馆就餐,按照惯例实行轮流坐庄。饭桌上,有说有笑,推杯换盏,开怀畅饮,加深了感情,增强了凝聚力、向心力,使家族更加和谐牢固。

年年清明节,扫墓必归田。这不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,更是在外游子缅怀亲人、思念故乡、体会乡情的绝佳之机。

又是人间四月天,杨柳依依情无限。愿天下游子莫忘先祖、铭记亲人,要以浓重的姿态,多到诗情画意的田间走走看看。正所谓:孝敬父母在床前,清明祭祖把家还。传统文化继承好,孝道之风永流传。

在父亲坟前

姜 华

三十年了,你的容颜依然清晰
坟前当年栽下的松柏,已经成林
身后的青龙山上,绿意正浓
你住的地方根基牢靠。一条汉江
从你的门前流过,那些活泛的水
被记忆一次次反复指认

你住在高处,儿孙们守在低处,一眼
就能望见。但隔着一层土、一重霜
父亲,我要告诉你,我们都很健康

衣食已无忧。再远一点就是你
生活了七十七年的县城,楼房越盖
越高,会遮挡你的视线

六家巷还在,西城门也还在
东门外那棵老药树,已经作古
你当年带我们去游泳、担水的小河
那里的水仍在清凌凌地流着
父亲,现在路修宽了,人心却窄了
我生活中的病还等着你把脉

在细雨里与春天重逢

吴源极

细雨斜织成帘,柳枝拂过黛瓦。当清明三候的桐花在檐角悄然绽放,人间便浸在一汪湿润的碧色里。这个连接着寒食与谷雨的节气,像一轴水墨未干的卷册,一半是追思的靛青,一半是生机的翠绿。

晨雾未散的墓园里,湿润的泥土蒸腾着草木的气息。人们俯身擦拭石碑的姿势,与田间插秧的弧度竟出奇相似。那些被雨水浸润的纸鸢,总在焚香升起的刹那挣脱丝线,带着未尽的絮语飘向云端。古书里说“万物

皆洁齐而清明”,或许那些随风翻飞的灰烬,本就是春天写给人间的信笺。

山间茶园正泛起翡翠色的涟漪。采茶女的竹篓里,雀舌般的嫩芽裹着晨露,让整个江南都浸在明前茶的清冽里。田垄上油菜花燃起的金黄火焰,灼灼地映着农人播种的身影。老农扶着犁铧走过,新翻的泥土里钻出蚯蚓,惊醒了沉睡的蒲公英种子,刹那间,白絮纷飞如雪。

暮色四合时,总有人坐在老槐树下翻晒家谱。发黄的纸页间,先辈的生卒年月

与院中抽芽的香椿叠成重影。孩童追逐着掠过墙头的纸鸢,笑声惊起檐下避雨的燕子。那些被雨丝串起的往事,此刻都成了檐角风铃的轻响,叮咚落在青石板上,洩开一圈圈湿润的年轮。

清明是微凉的晨雾漫过石碑上新刻的字痕,也是午后暖阳里舒展的艾草团子腾起的热气。当暮春的雨水浸润过每寸土地,我们方才懂得:所有深情的凝视,终将在抽芽的枝头重逢;所有未尽的诉说,都化作布谷鸟唤醒山川的啼鸣。

陕北的春天

杭 帆

陕北的春天,总是在漫长的等待后,带着冬的余韵和料峭的寒风,晕染出独属于这片黄土地的斑斓色彩,她不像江南之春,带着与生俱来的温婉柔情、绵绵的春雨和娇柔的柳丝,陕北的春天是被黄土干呼万唤,带着豪迈与坚毅,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。

当春的第一缕微风,轻轻撩动陕北高原厚重的幕布,残冬的积雪便从山峁的褶皱里、窑洞的檐顶上悄无声息地消融,那沉睡了一冬的黄土,似从一场深沉的梦境中苏醒,微微地散发出质朴的气息,混合着雪水的清冽,弥漫在空气中。

乡村窑洞前,农民扛着锄头走向田间,翻耕土地,一垄垄新土翻开,散发着泥土特有的芬芳,那是这个季节最心旷神怡的气息,是这个季节充满希望的味道。孩子们尽情地嬉笑奔跑,手中的风筝扶摇直上,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,高飞的纸鸢,带着童真,牵出长长的线,一头系着黄土地,一头连着美好的憧憬。

踏入古镇街巷,天还未亮,四乡八里的人们,或推着独轮车,或赶着毛驴车,车上满载着自家的宝贝,怀揣着对这一天的期待,向小镇汇聚而来。车轮辘辘,蹄声喀嗒,打破了清晨的静谧,奏响了集市的前奏,逐渐让狭窄的街巷熙熙攘攘。街道两旁的货摊上,新鲜的时令蔬菜散发着泥土的清香,热气腾腾的羊肉饸饹面、天然的褐色木耳、金黄的陕北小米、晶莹剔透的碗托,还有祥瑞的剪纸窗花,让人目不暇接。阵阵人间烟火气,时刻暖人心扉,嘈杂的人声、讨价还价的吆喝声、摊主的叫卖声交织一片,琐碎的日常在一来一往间有了温度。

到了晚上,星星挂满夜空,弯月高悬。村子里,偶尔能听到几声犬吠,愈发衬出夜的静谧。屋内,火炕烧热,一家人围坐,就着昏黄的灯光,嗑瓜子、唠家常。窗外是春风轻吟,屋内是温情流淌。

晨光初现时,河滩边的柳树林笼着淡青雾霭,枝条上缀满翡翠般的嫩芽。挑水的姑娘们踩着冰凉的鹅卵石,木桶里晃动的晨星被踏碎的足音惊散。对岸传来牧羊人的唢呐,惊起草丛中过路的白鸢。雪翅掠过泛绿的河水,在天空中划出春的弧线。

田垄间忽然冒出星星点点的蓝,那是早开的二月兰在风里摇曳。戴白羊肚手巾的婆姨们蹲在地头锄野菜,银镯子碰着陶罐叮当作响。她们用古老的方言讲述着,哪道梁上的苜蓿最鲜嫩,哪条沟里的地软最肥厚,这些秘语在春风里散作细碎的笑声。

镇东头的老戏台前,皮影艺人正在调试幕布。驴皮刻的春神句芒手持柳鞭,影子投在白麻布上竟泛着淡淡青翠。几个逃学的娃娃趴在台沿张望,看老艺人用苍老的手指赋予神祇生命。忽听得三弦骤响,幕布上涌起滚滚春雷,惊得榆钱簌簌落满青石台阶。最妙的是夜雨悄临的时刻。雨脚轻叩窑顶的瓦罐,在蓄水的瓮里敲出细密的鼓点。炕桌上的煤油灯将剪纸的影子投在窑壁上,耕牛与禾苗在光影中渐次舒展。老羊信在隔壁窑洞吹起泥哇呜,呜咽的曲调混着雨声,竟把千里之外的喜讯,都酿成了窗台上陶碗里承接的雨水。

待到清明前后,漫山遍野的杏花如云霞骤起,沟壑间浮动甜涩的芬芳。放蜂人的帐篷像白色蘑菇绽放在花海中,成群的蜜蜂携着花粉穿梭,把春日的馈赠酿成琥珀色的诗行。这时节连山风都染着蜜意,吹过古长城的残垣时,砖缝里沉睡的秦时明月,也仿佛沾上了今春的花香。

春天,就这样在陕北的岁月里,书写着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,一年又一年,温暖如初。